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六九五號　地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六分區供給部修馬棚　挖出地主白洋交還羣衆

（本報訊）六分區供給處在駐地地主陳體院內修馬棚，在窰台石底下挖出一個爛麻袋，沉甸甸的，估計是地主藏下的白洋，即通知該村農委會，共同打開一看，果然是一百元白洋，滙得已變了色，當交給農會保管委員會保管起來，將來分給羣衆，此事得到羣衆一致讚揚。（王得民）

招領啟事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市關高家莊村民高崇倫，在離中陽城二里路遠近的河灘拾得銀票一包，共計一百五十九斤六兩。望失者見報後，持機關介紹信速來本所對證領取。

臨縣八區招賢市公所

靜樂黑土塲等三村羣衆　打垮封建集團破壞陰謀

主犯孫富昌等謀害反封建先鋒未逞　羣衆鬥爭後交由全區人民法庭審判

（本報訊）據靜樂工作團白陽同志報導：該縣三區刁兒溝行政村所屬黑土塲、炭窰角、火石溝三自然村羣衆，在工作團到達之後，起來堅決向以孫逆富昌為首的封建集團鬥爭，打垮了他們的反革命破壞陰謀。黑土塲、炭窰角、火石溝三村位於靜三區杜家村西北的一條偏僻山溝裏，村與村相距一二里地。過去三村共一個農會，三村共有六十八戶人家，其中黑土塲即佔三十三戶，有富農九戶，為三區肥富村子，其餘兩村都很寒苦，而且歷年來都受黑土塲封建集團的壓迫，黑土塲的惡霸富農孫富昌，又竊據了刁兒溝行政村村長職位，是該村九戶封建富農的頭目，以村長的職權，策謀這次反革命的活動。

孫逆圖繼續保持封建統治　陰謀向反封建先鋒首先開刀

當「告農民書」發表以後，孫逆就惶恐不安，為繼續保持其封建統治，回到家裏，即開始了他向貧苦農民的反革命進攻，刀鋒指向段三𤞤丑、王驢驢、薛油油這三位在歷年來就是反對他們這夥封建集團的先鋒身上。（段三𤞤丑原是杜家村人，在這三村放羊十餘年，就在黑土塲落了戶，當民兵小隊長四年、閭長一年。他曾數次鬥爭孫富昌岳母女鼎鼎䉸梅子（封建富農）。王驢驢原是曲峪人，從十三歲起就在這三村攬工放羊共十五年，以後在火石溝立了戶，從抗戰到現在一直担任民兵小隊長。薛油油（貧農）是炭窰角人，該村的農會幹事，歷年來在執行他的任務中，抗勤、公糧對地富抓得很緊。他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員。）孫富昌唆使他的狗腿閻計懷（在孫逆那裏下的民兵分隊長）和閻𤞤𤞤（抽大烟賭博的灰鬼）竊取段三𤞤丑編造事實（實無此事），這時段三𤞤丑便屬孫逆一句：「强盜村長亂咬人。」（指孫逆會對局縣區劉美和倫了張九貴的衣服等）孫逆即召集三村開會要鬥爭段三𤞤丑，「清算」他的閭長賬目，但找不出事實，即又提要算他保存反奸的賬，孫逆把說門的糧食，一口咬定是三𤞤丑貪污了，但大家不同意。這時孫逆因陰謀未遂，乃過來又咬住三𤞤丑貪污了果實，段堅不應承，走狗閻計懷、閻𤞤𤞤、孫補緒等就把段細起來，並在斷了一陣。第二天孫逆外出活動，由狗腿閻計懷等召集全村大會（富農也參加），決定把三𤞤丑送去磨炭峪看守所拘押，有些富農企圖緩和一下貧苦農民的鬥爭情緒，便假裝好人，決定由親孫逆的舊農會幹事孫還富提出，並叫個富農作保，放了下來。孫逆回來後，堅持非送不行，找四個富農狗腿們說：「不把段論死也要攔他個半片子，不然以後羣衆覺悟起來了，我們就吃罪不輕。」接着孫逆又想出了一個題目：論陷期段的牛被敵拉走了，段向農會借了六塊錢，買了些羊毛去寧化把牛贖回來，孫逆在大會當場給算了本利九塊六角，但孫逆却什麼也不要，只要他的命，便把他細的緊緊的，決定當晚往死裏抬他。這事被區長趙巨有知道了，當晚即趕去阻止，召集了三村大會要聽取羣衆意見，火石溝和炭窰角羣衆表示：「咱們沒啥意見」，只有孫逆和幾個狗腿子在大會上捏造了一些「事實」，閻計恆說：「三𤞤丑代理收糧時共收了七千餘斤，其中貪污了一百多斤（實際是說了一百三十斤）。孫八月成又誣賴三𤞤丑霸佔了他妹子，把他大氣死，她妹子婆家也退了親。當時孫逆見發言的人不多，急得滿頭大汗，督促大伙提意見，大家只不啃氣。最後他唆使他老婆到區長面前，一口咬定她被三𤞤丑強姦過。貧農薛油油當場提出要保三𤞤丑，火石溝和炭窰角有二十多個人一起附議，孫逆威脅薛油油說：「你這棒棒！替倒了羣衆就會擠你。」散會後薛油油和王驢驢等與貧苦農民商量，火石溝全村作保，炭窰角貧農會作保。狗腿閻計懷即威嚇着說：「你們敢保了不怕羣衆揭扇你們的嘴巴。」在大家討論中，王驢驢斷然的說：「他叫保，咱也保，他不叫保，咱也保。」孫去看守所找區長去，就把段保釋出來了。三𤞤丑被保出後，孫逆找到薛油油大罵，薛油油反擊他說：「我站在革命立場，甚也不怕，我頂落。」

羣衆鬥封建富農　狗腿們搗亂會場

這時炭窰角封建富農杜方的婆姨，向外倒財物被搜出，薛油油即召集三村大會，要清查杜家窩藏漢奸郭海貴的財產，羣衆要三𤞤丑參加，那個大會，並要派人去找工作團，狗腿閻計懷就阻止，並故意將大會中心轉移到反段三𤞤丑的問題上去，大家都不理睬他。閻計懷就揭鬼把黑土塲的人帶走了，只有一個貧農孫從萬不肯走，其餘都被農會幹事孫存拴帶走了，留下的就和炭窰角人衆，堅持着一直把杜家窩藏的漢奸財產徹底清查出來。當天晚上，黑土塲給炭窰角捎了一信，說叫他們繼續清理奸產，黑土塲將不參加，因他們要開會處理三區霸閻新年的問題。實際上他們是暗地召集黑土塲和火石溝兩村會議，秘密商議要整段三𤞤丑、王驢驢、薛油油三人，名為「鑑定幹部」。那時孫逆威脅着火石溝農會幹事張存拴要跟着他們走，否則就會照樣整點他們。並利用排斥外來小戶的落後觀點，挑撥分化農民團結。這樣又通過強的拉攏，把火石溝一部份羣衆拉過去了。與此同時，炭窰角羣衆也召開了一個大會，並作出了如下幾項決議：一、要扣押鬥爭孫富昌。二、要清理他們竊取私分的果實。三、要撤消孫存拴的農會幹事，反他的貪污。四、幾個狗腿子也要鬥爭一下。

第二天王驢驢剛回到火石溝，就被孫逆派人叫去黑土塲開會，七嘴八舌［illegible］要鬥爭王驢驢，他們誣說王驢驢是「真惡霸」，狗腿們不由分說，就七手八腳把王驢驢按倒在地拉壓起來，逼他承認保三𤞤丑的錯誤，王驢驢不應承，狗腿閻𤞤𤞤竟兩手搬起一塊大石，猛力向王驢驢擲下去，王驢驢滾身躲開，石頭落在大腿上（現在還是跛瘸走），貧農薛油油即厲聲質問孫逆，孫逆冷笑，炭窰角羣衆憤怒退出會場。這時趙區長再次趕來黑土塲，狗腿們竟氣勢兇兇，向趙區長要三𤞤丑。

孫逆不顧工作團的警告　竟謀下毒手除滅三𤞤丑

此事杜家莊羣衆知道後，去信要保，隨即又派出五個臨時代表到黑土塲質問農會幹事孫還富：要藉死段三𤞤丑和王驢驢，到底有什麼事實，孫答：「事實不和你講，我們只是要消滅他。」那時工作組剛到杜家村，第二天早上即派人去炭窰角等三村了解情況，對這反革命活動斷然制止，臨走警告孫逆說：「不准私自鬥爭段三𤞤丑、王驢驢，縱有天大問題，過一兩天我們即來協同羣衆處理。」孫逆口頭假意應承，當晚即召集了嘍囉們開緊急會議，他宣佈說：「工作團快來，現在咱們是打掃道路，不要留下圪釘，不狠心就辦不了事，三𤞤丑不鋤滅，黑土塲不能安然。［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段車紅坪紅去求救，摸過山坡，跑到五里外［illegible］，非段車紅坪紅即將他救出，見他被迫害情形，向羣衆大會哭訴，家聽了氣憤異常，決定明天即去找孫逆算賬，並向附近的陽坡塔、曲峪、杜家村發出聯合鬥爭的通知。

召開聯合鬥爭大會　孫逆及其狗腿被扣押

第二天鬥爭孫逆的大會召開了，連炭窰角等三村共到二百餘人，首先是大家質問孫逆搞甚要鬥三𤞤丑和王驢驢二人，孫逆把前面的所謂「理由」厚顏無恥地重複了一遍，大家即根據他所說的紛紛川具體事實逐條駁斥，大家質問他：「你說段三𤞤丑強姦了你的婆姨，到底是啦不是？」孫逆低頭不敢做聲，又把他婆姨找來當場對質，孫逆老婆承認是想報復他母親三次被綑之仇。以後又質問狗腿們，他們吞吞吐吐沒說上的，當場羣衆只將主犯孫逆富昌扣押。當晚狗腿們猶圖在羣衆中進行挑撥煽動，阻撓火石溝羣衆來開大會，以致那晚大會未開成功，黑土塲的羣衆在狗腿們箝制下猶豫觀望，連外村來開會的羣衆也不敢招待。這時大會提高了警覺性，迅速發動了和黑土塲、火石溝相熟的貧苦農民，分頭去找該三村的僱貧農談話，經過一夜分頭工作，並將最壞的狗腿子閻計懷等三人扣捕起來，這時火石溝羣衆首先轉變了過來，黑土塲也逐漸的轉變過來了，三村和外村羣衆都團結在一起，大家要求扣押清算黑土塲的封建集團。他們說：「孫富昌要往死裏整咱的人，咱們不行。」就這樣當晚就將黑土塲九戶富農悉數扣押起來。在聯合鬥爭大會中，狗腿們也承認了在羣衆面前，供認打罵段三𤞤丑等人是受了拒抗土改保護自己財產的孫逆指使和誘使的，羣衆非常氣憤，立即撤去孫逆村長職務，並開除其黨籍，狗腿閻計懷、張存拴等亦一併撤職，交由人民法庭公審判處。

清太邊山羣衆　地雷爆炸搶糧敵

（新華社晉中六日電）清太邊山羣衆開展爆炸，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廿九日三十六天內，閻匪踏響我地雷二十五顆，炸死炸傷十八名。十二月十二日，清源閻匪「復仇自衛隊」三十餘人，在寨莊架上踏響地雷一顆，炸傷「復仇」隊員一人，其餘閻匪不敢前進，狼狽退回。十七日，太原閻匪工兵團就合保警大隊共三個連兵力犯我太四區搶糧，進至黃樓北山及南峪溝北梁，踏響地雷五顆，死傷三人。廿二日敵從太原清源出動兩個營犯我邊山，從清源四郎廟附近即踏響地雷，炸傷閻匪一名，從太原出動的另一股敵人，竄至黃樓山，也踏響地雷三顆，死傷三名。（江洋、林夫）

臨縣一區泥溝村
建立起貧僱農通訊小組

（本報訊）臨縣一區泥溝村在元旦日開貧僱農會議時，討論爲報紙寫稿和建立通訊小組問題。當即有李福常等五人自願參加，現將他們建立通訊小組經過的報告，列登如下：

編輯同志：

臨縣一區泥溝村，昨天晚上（一月一號）召開貧僱農會議，討論了給報紙寫稿的問題。首先大家從本村土地改革開始，已在報上登載過三次消息：解散行政村黨的舊支部（十二月六日）；貧農李蘭兆不上地主劉廷桂的美人計（十二月二十日）；給前方將士的慰問信（十二月二十四日）。（按：還有一篇是「泥溝羣衆幫助單身漢解決難事」（十二月二十三日）。）引起了討論，說：「咱村自建立起新政權也沒有登過一次報，咱估計登報難的多哩！照李蘭兆那一點問題還能登出來，咱村以前可多誤了。材料可多的多啦！」大家說：「報紙很重要，如人家其他地方的問題、經驗咱聽了，就知道了，並且能學習人家的方法；就是咱村登出來，人家也能知個好賴，咱村也成立起幾個人吧！」可是窮人裏頭識字的，弄不成，於是就咯吵開了，地主富農中識字的多，使不得，中農上有幾個識字的，也是連信也寫不通，這時，大家就覺着難住了。後來有人提出來說：「反正咱貧僱農出主意大家研究，咱還是要貧僱農的人啦！」沒人寫暫時叫工作團郭璠寫，以後慢慢的再找人。這個意見，大家都一致的同意了，就討論開通訊員的條件了：要老老實實，公公道道的人，說空話的咱不要（怕登出假文章）。接着就有李全則、李世富、劉芝有、李福常、李振文等五人自願參加，成立了個小組，推選了五十六歲的李福常爲組長，郭璠爲執筆的。通訊又醞釀出兩個報導的材料，並討論了怎麼寫法。這兩個材料，一併寄去，希你們看後，幫助指正我們進步爲盼。

貧僱農通訊小組李福常、李振文、李全則、李世富、劉芝有（郭璠執筆）

交城貿易局底墊盤纏
組織貧苦羣衆跑運輸

（新華社晉中七日電）交城貿易局在五、六、七三個區組織貧苦羣衆跑運輸，凡沒有盤纏的（即沒有人的食用和牲口的草料），只要有本村貧僱農代表的介紹信，即可先由貿易局底墊，回來時再從脚費中歸還，如果運輸貨物不多，要讓最貧苦的貧僱農去馱。該局自去年秋收後至年底，在五、六、七區各派了一個貿易小組，以低價賣出土布，解決貧苦羣衆冬衣，現已售出土布兩萬多丈，吸收糧食二十八萬斤。運輸這批糧食時，貧苦羣衆（一部中農在內）共賺了兩萬五千斤小米的脚費。貿易局並組織貧苦羣衆由岔口到吃洞、岔口到婁煩等地來回跑運輸，岔口到吃洞共一百八十里，來回六天，去時馱米，返時馱鹽和鹼，除去人畜路上費用，每頭毛驢可淨賺二十斤小米。上月二十八日到本月二日，又由婁煩向交城運回鹽八千斤、布二百捆，羣衆共賺脚費二千四百萬農鈔，折合三千斤小米。在這次運輸中，曾因貿易局未計劃週到，使梁兒上村五個貧僱農趕着七頭毛驢白跑一趟，由貿易局包賠了路上的費用。岔口村貧農賴女則等人，趕着兩頭毛驢專門跑屯村到岔口（五十里）的運輸，一個多月來，除買了兩付架繩、四條毛口袋、給他母親和他縫了兩條棉褲（有一條是半新），現還剩五百多斤小米。二區馬蘭自然村貧僱農和中農因趕着十幾頭毛驢參加運輸，賺下錢解決了部份冬衣的困難，不要再賣糧食。麻會村貧農麻斗子的兒子（廿歲）第一次出門時，沒有衣穿，就穿上他女人的棉襖，外邊再罩一個他白衫，在跑了一趟運輸之後，就縫了一件棉衣。五區麻家口六十多歲的貧農張樂義家中，有老婆孩子四口人，無法過冬，亦無牲口，貿易小組就和他村貧僱農研究幫助張樂義。十二月九日，貧僱農和中農共趕着九頭毛驢跑了一趟運輸，賺下八丈四尺三寸布、半斤棉花、四斤半羊毛，完全給了張樂義。

代表李全則向羣衆報告
慰問傷病員經過

（臨縣訊）一區泥溝村，在十二月二十七號，選了赤貧李全則代表大家去慰勞傷病員，他回來後，羣衆要聽一聽慰問的情形，他就在三十號晚上的羣衆大會上向大家報告，他說：咱村選了我的代表，帶了咱的慰勞品，到城內縣農會臨委會，人家各區村都來了人，咱一區是五個行政村的，五區是四個行政村，這九個行政村分配的去×××慰勞，共三十一個代表（女的三個），又選了我爲總代表，我們帶上慰勞品和慰問信，到了醫院時，把慰問信發給傷員，他們就看就說好，都是笑的，院長引上我們在各病房慰問。三個女代表是白文上頭的，她們慰問傷員時說：「我們也是軍屬，男人們也在前方打蔣介石、閻錫山啦！我們在後方可是翻了身啦！有吃、有穿、有地、有房子，你們的家中也都是一樣的翻了身。這次土改中，軍屬、烈屬、退伍軍人都翻了身。你們不要擔心家中的問題，好好休養你們的病，好了以後再好好打蔣介石去。」他們很高興的回答：「打蔣匪。」當我們慰問一個左膀上帶了花的穿黃衣服的戰士時，我們說：「你好好安心養病，你家中也能翻身了。」他說：「我家沒有！」我們奇怪的問：「爲什麼？」他說：「我的家是蔣匪區，不能翻。」接着我們勸他好好的努力，養好病，打蔣介石，打倒蔣介石就能翻了。他感動的說：「我在蔣匪區是不了解共產黨這樣好，現在我看到了，我要堅決的幹，在共產黨軍隊裏死了也是光榮的。」當我們慰問到羅團長時，院長先介紹了他的帶花情形，我們都傷心的流出了眼淚，羅團長和我握着手，問我是什麼成份，問我土地改革情形，那時我心上覺着高興的很。他介紹啓發大家學習白文鎮的擁軍工作，大家聽了他的報告，一致的說：「軍隊在前方眞是辛苦，咱村以後要好好把擁軍優抗做好啦！」

河曲樓子溝行政村
成立「毛主席青年團」
團結全體工農青年參加土地改革

（河曲訊）十二月八日，樓子溝行政村一百零五名工農青年開大會，成立「毛主席青年團」。該村土地改革中，賀家深塌、樓子溝兩自然村一部份貧僱青年積極份子，組織了兩個青年小組，他們向全行政村貧僱青年提出：貧僱青年應迅速組織起來，以團結全體工農青年參加土地改革，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接着召開了行政村貧僱青年大會，討論組織「毛主席青年團」。十二月八日，一百零五名工農青年舉行青年團成立大會，會上以自然村爲單位分組審查原有團員，並提出新發展對象。經過各組審查，在審查中，有些原有團員被取消團員資格。如審查范二爲定時，大家揭露出地主范毛娃從禁閉室偷跑躲藏在他家，查戶口查出後批評他時，他還不接受。黃樹康來成，大家指出他站崗不負責任，使一個封建富農逃避清算乘機逃跑（後被抓回），同時怕參軍，背向羣衆發脾氣。霍家溝王樹祥私拿過鬥爭果實一雙鞋、一付眼鏡，自參加青年團後，在村裏自高自大，向羣衆耍態度。會上討論了爲什麼成立青年團及成立起來幹些什麼之後，即舉行入團儀式。團員們都表示，要永遠跟着毛主席走，爲全體青年、全體農民謀利益，堅決斗垮地主階級，勇敢參軍參戰打倒蔣介石。最後，選舉行政村青年團支部委員，成立支部。僱工劉二小當選支書，貧農康再河、范三海分任鋤奸、組織委員，范五介、范二雙當選候補委員。（段

代五區西五村舉行聯合代表大會
組成五村代表聯合委員會
大會決定按需要按人口分配衣服

（代縣訊）十二月廿九日五區西五村在東段景舉行聯合代表大會，決定打破舊行政村界限，取消東段景、黑山莊兩個行政村村公所，舊幹部一律停止工作，聽候羣衆審查處理，當即組成五村代表聯合委員會，統一領導鬥爭與日常行政事務。爲了工作方便，規定五村代表主任就是五村代表聯合委員會委員。各村代表副主任就是自然村的村主任。在討論分配問題時，因各村貧苦農民還有沒換冬衣的，貧苦婦女凍的連門也出不了，所以大家都集中討論分衣服，西高泉代表提出：「按需要按人口分配最合適，誰缺甚給甚，沒襖的給襖，不按戶口分。分配剩餘的幫助瘦村子的貧苦農民，不能富村子穿不完，窮村子穿不上。」東西段景的代表顧慮已穿上衣服的貧僱農分不到衣服，怕不來開會，仍主張三等九級分配，這兩種意見遂展開爭論。最後經西高泉代表滿打滿算把按需要分配算了一遍，對貧僱農最有利，有的貧僱農不缺衣服，可是他缺土地、房屋、牲畜、傢具，只要按需要分配，也不會不滿意。黑山莊代表也同意了，開始主張按等級分配的東段景代表李考達也說：「對！像我房也缺，地也缺，傢具也缺，按等級分配怎照顧咧！我又是一口人嘛。」代表張寄存說：「我穿上不要了，先儘沒穿上的人。」西段景有個別代表認爲自己村子富，擁護本位的思想繼續辯護，黑山莊代表長金反駁他們說：「一到處窮人是一家嘛，單你一家翻了身永站不住，要大家翻身了，天也能頂住。」最後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下，意見一致起來。（牛文、康儀）

興縣烏門舊農幹李如珠
爲包庇富農，陰謀撵走外來貧農，農民大會上把他撤職撤黨。

（興縣訊）二區安坪行政村所屬烏門村，舊幹部趙喜全是個富農，貧農田張寶提出不要趙喜全參加中貧農會，這時舊農會幹事李如珠（黨員）說：「趙喜全是『幹部』，你們隨便就往出踢，你們亂是赤屁股打狼不顧後哩！」貧僱農齊說：「我們不怕，非往出踢不行！」貧農關碰成並控訴趙喜全欺壓羣衆事實：「那年我給人家攬工，有一天全村人修井，我一步去遲，趙喜全將我綑起！」新中農張學貴也說：「四五年全村人給生產隊收秋，我沒有去，趙喜全將我綑起，拉上去收秋！」到會的貧僱農聽了很憤恨，當場將趙扣起。李如珠看見事情不好，即暗中活動，假眉三道的對貧僱農說：「禁閉室很冷，凍死地主咱村沒了鬥爭果實（？）。」要叫地主張有仲出來晒陽婆，叫富農趙喜全到馬才元家。貧農田張寶反駁他：「扣起地主又不是叫他們好活，用不着你管！」晚上，李又要給禁閉室燒火，又被田張寶嚴詞拒絕了。當晚開農民大會，田張寶提出李的這些活動，李如珠還詭辯，後來大家揭露他包庇地主的陰謀，他就陰謀要把田張寶擠走。他佈置了他家一窩子（父子四人）在農民大會上，叫他父親說「田張寶是他到興縣當幹部來咧，咱們的成份訂不好，就是他拉住了！」李如珠就插口問大家：「你們大家說，他說的對不對？」他們的一窩子就說：「對的！」於是李就說：「咪參說的對了，叫田張寶回臨縣！咱村不能讓他居住，怕他是地主！」（其實田是貧農，已從臨縣來了證明）貧農王喜說：「就是不叫住，也得弄清楚，叫不能馬馬虎虎就攆走！」同時貧僱農齊說：「弄清楚再處理！」李的陰謀又失敗了。後來，貧農團建立起來，大家將李如珠扣起，他在禁閉室內連續三次開開鎖扣地主張有仲的手銬。被貧農陶變和代表田張寶發覺，當面訓斥了一頓，隨即提到農民大會上處理，大家發表許多意見，貧農寶金換最後提出：「你當上幹部，又是共產黨員，不給窮人辦事，幫助地主富農，不夠個共產黨員，應該撤職，開除黨籍！」這個意見大家一致通過。（劉旻珠、關大禎）

神池塘澗村賈五
假造路條逃避清算
被偏關狼窩村羣衆扣送回去

（偏關訊）一區狼窩村羣衆查住神池一區塘澗村假造路條逃避清算的賈五。賈某當工作團到達他村後，恐怕羣衆清算，私自造了農民代表的假路條，逃到偏關狼窩村，假裝探親，住在他姐夫孫尙德家裏，羣衆查路條時看見他的路條不對，同時狼窩村也有人知道他過去的情形，於是便追問他，他見事情暴露，再也裝不住了，就說出他走來姐姐家逃避鬥爭的。大家便把他扣住，送回原地交羣衆處理。（賈有旭、王樞、張畢發）

更正

（一）七日本報「人民法庭公審反動地主」文中「王啓隆、王來鑾判處徒刑兩月」係「王啓隆、王學寨判處徒刑兩月」之誤。

（二）十二月八日「我神府地武擊潰敵步壽兵二百餘」消息中，繳步子彈四萬發，係四百發。

（三）十二月二十八日「興縣安坪村支書王志獄破壞土改被羣衆撤職」，應爲「貪污自私欺壓羣衆被羣衆撤職」。

（四）十二月十五日岢嵐牛碾溝消息中「王二小」爲委員，「王二」爲」，「靈霸王二維」應爲「王三維」，「一九個代表」應爲「幾個代表」。

老年隊趙得勝牛仲喜被地主女人勾搭
犯了土地法破壞了軍紀
後勤已照群衆意見處理

（本報訊）興縣一區工作團尹恆德同志於去年十一月間報導駐關家崖後勤部老年隊趙得勝、牛仲喜被地主女人勾搭上，竟至保護地主毆打駐村羣衆，破壞我軍紀律，本報即函詢後勤負責同志，要求將處理情形報導。現後勤部已將該事件處理結束，並來函說明處理經過，茲將原報導暨後勤部來函一併刊登如下：

駐一區關家崖軍區後勤部老年隊隊員趙得勝，自駐關家崖後，和大地主白明的媳婦甕夜同居，給地主女人買的吃油麻花，送戒指、小鏡子等，幫助地主創山藥蛋，並和地主說：「這山藥蛋，你不要往家裏搬，如搬回去都要被羣衆拿走，就地埋了吧！」他幫助地主在地裏打下二個窖子，埋藏了八口袋山藥蛋。十一月三日，該村羣衆正在熱烈向全村地主總清算之際，趙某竟向羣衆提出，要住地主白明的好窖洞。當時，羣衆正忙於秋收和鬥爭地主，而且這個窰洞裏封存地主物資甚多，一時不易搬開，羣衆向趙某解釋說：「你暫時遲住幾天，等我們把這幾天忙過去了；把封存的東西搬開，你再進去住。」趙某把眼一瞪說：「管你們忙不忙，叫住我也要住，不叫住我也要住！」羣衆聽見口音不對，再未回言，趙某竟指使和他同居的牛仲喜，把封條打開，趙某從鬥爭果實中偷去皮鞋一雙，絲手帕一條，銀戒指一顆（準備給地主女人）。當被駐在該村的退伍軍人賁牛義發覺，告知羣衆，羣衆派人向趙某質問時，趙正在睡，羣衆向他說：「老趙，你起來把這個封條看一看，是怎樣開了的？」趙某在被窩裏大罵羣衆說：「他媽的，你們是幹什麼的，驚了老子的瞌睡了。封條開了，再貼一個有什麼關係。」羣衆再三解釋，趙仍大罵不理，羣衆乃將趙、牛二人一起捆起來，派民兵送往村公所，村長又打發民兵們交回隊部去。（去時，該隊長陳永茂看見民兵們把趙、牛二人押回，當即大聲呼吆：「是那個捆的？把那個給我捆起來！」民兵們見勢不好，一鬨跑散。趙、牛二人帶着繩子找到了劉變作家中，把劉推倒，吐上一臉。羣衆以爲擋不了了，全村農民前來給趙某賠情、道歉，並給趙某買紙煙抽，趙某則越捧越高，揚頭不理，說他肚餓了，羣衆給買餅子吃，趙某說：「乾的咬不下，要吃白麵！」羣衆沒有白麵，只好半夜三更打開封條，從鬥爭果實中取出三斤白麵，給趙、牛二人吃了，這才把趙某按頓的睡了覺。

第二天一早，趙某抱了一堆麻繩，提了一根鐵棍，領着賴兒牛仲喜，跑到村公所，要村長領他們追捕關家崖全村羣衆。村長不去，趙、牛二人親自趕至關家崖，一進村子，見人就追，見人就捆，當即將貧農劉補生，民兵分隊長關中命二個捆起，拿鐵棍亂打，打的給繞了頭才放開。並將歸隊連戰士郭丑棒捆起來拿鐵棍打的背上黑青了。速孫家莊路過該村的二個走路老鄉，還要往起捆，後經這兩個人苦苦求饒才未遭毒打。其餘全村羣衆逃往山溝，一天沒敢回家，在半路上將該村翻身委員會主任李長毛抓回來，吊在二梁上，用鐵棍打的死去活來，口鼻出血，並將李長毛的左臂打傷，趙某揚言要打死李長毛，幸有另一休息的殘廢軍人彭振武同志聞聽打鬧哭叫之聲，連忙丟下飯碗，柱着拐杖，前來阻止，才放了下來。而該隊長陳永茂，住在打人的隔壁卻置之不理。工作團聞訊，即派劉油服同志前往，把羣衆從山溝裏叫回來，一面安定羣衆恐慌情緒，一面向該隊部交涉。該隊陳隊長，反而說：「你們要文鬧，到後勤部去，要武鬧，就來幹一下！你們土地改革礙着誰啦，不要有我們你們改革個隊，」工作團看到此事無法下場，當即電告後勤，請派幹部前來協同解決。後勤政治部當日即派洪幹事前來該村，首先開了受傷的翻身委員會主任李長毛，後在全體老年隊會議上把這一事件展開討論，大家一致認爲要追清趙某的底細。趙某原係湖北省人，在家不務正事，騙了一個女人，一個小孩，跑到西安，賣了一百二十元白洋，不到幾日浪蕩花完，自稱於三七年（西安事變後）。無法參加我軍（有的同志懷疑他的來歷不明，可能是被俘來的）趙某過去一貫的欺騙上級，他並未經過長征，則說他是長征幹部，組織上亦未詳加考查，他即乘機混入老年隊休息，大家一致認爲他是混入老年隊的壞蛋，決定將他清洗出老年隊，要求上級帶回後勤處理。當趙某臨行時，畏罪投崖，頭部略受輕傷，已送醫院治療。該村羣衆要求：第一、趙某傷好後立即交回關家崖羣衆處理，第二、要倍償羣衆所受損失，第三、該隊隊長竟給這樣的壞蛋撐腰，要求後勤部將陳某撤職查辦。（一區土改工作團尹恆德執筆）

後勤部的來信

編者同志：

本部老年隊趙得勝等捆打關家崖羣衆一事，你們曾幾次來信詢問，我們以事情尚未處理，致未詳細答覆。現在這件事情已經得到最後解決，現將此事處理經過，告訴你們。

老年隊的組成乃係根據有些經過長征而年齡相當大或身體衰弱不能繼續工作，但又無家可歸。因此，以養老院的精神，組成這個老年隊。（中略）

此次肇事人趙得勝、牛仲喜住在關家崖一個窰裏。牛的成份是貧農，經過長征；趙的成份，據他說也是貧農，在家還當過長工。因拐出湖北本地一個女人，跑到西安，後來趙又吸上洋煙，把女人賣掉，於三六年在陝西三原參加我軍。從前方來後勤，分配到工業部後，他就利用他湖北口音，年齡老而冒充經過長征的老同志，直到這次軍人大會上，才查明他這段歷史。趙、牛都和房東地主女人發生了關係，因之對地主包庇，撕封條，羣衆質問時，仍以「老革命」抵抗，致被羣衆捆起，送到隊部。而陳隊長沒站到羣衆方面處理這一問題，反而責備羣衆事先未通知隊部，趙、牛亦乘機大發脾氣，使我們的羣衆忍受委屈，反向趙、牛賠情道歉。第二天趙又叫上牛在關家崖見人就捆就打。本部接到工作團電話後，當即派人去了解處理，協同該隊負責人，向被打的羣衆道歉，並召開全隊軍人大會鬥爭趙、牛，指出他們的罪惡，趙以後因恐懼而跳崖，企圖自殺未遂，即送到醫院。從醫院回到後勤，即擬把趙罰苦工三個月，後聽到羣衆對這問題的處理不滿，本部政委及主任即親至該隊，當以隊長處理失當，使羣衆受了屈，即予宣佈撤職，並致函工作團商討如何處理。後工作團據羣衆的反映，需將趙、牛交羣衆處理。本部即根據羣衆意見，將趙得勝送回老年隊，由關家崖羣衆處理，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羣衆大會上趙、牛及前隊長陳永茂向羣衆當面承認錯誤，而羣衆仍念他們是一些老漢，多方諒解，只是批評了一頓，最後解決了。但由於本部對該隊管理不嚴，教育不夠，使我們的羣衆受了委屈，本部應向關家崖的羣衆致歉，本部更感謝羣衆對老年隊的教育。現在該隊已更換新的正副隊長，以加強管理。除希望羣衆予以協助外，對於今後如仍有以「老革命」欺壓羣衆，破壞紀律，損害羣衆利益者，羣衆有權勸戒、管理，或送隊部及本部，一定採納羣衆的意見。

晉綏軍區後勤部

興縣三區劉家曲
婦女參加土改起作用
男子漢再不說「婦女不頂事」了

（興縣訊）三區劉家曲，發動貧苦婦女參加土地改革。當工作團開始給她們宣傳土地改革政策時，她們都說：「咱婆姨們甚都曉不得。」這時就先分別找貧僱農婆姨孟常好家、牛油油家、杜鳳章家、白油兒家、喜明子娘、三達婆姨等人談話，她們都不敢吐出苦水。工作團同志就給她們撐腰，她們才把苦水吐出來。但以後別的會她們又不參加了，農會、貧僱農會都好像沒她們的份一樣。要求男子們各自動員各自的婆姨來參加會，也都說：「婦女們不頂事。」或「有孩，不能來。」又經過一個時期的個別談話與發動，她們組織起來，選舉貧農喜明子娘當組長，兩個新中農婆姨爲副組長。婦女有了組織以後，農會開會，只要組長一叫就來了，又經過讀「告農民書」、「土地法大綱」和報上婦女參加土改的一些消息之後，覺悟提高了，有的埋怨男人們「以前他們開了會回居舍，甚也不說，又不叫開會。」在審查農會會員時，最初沒有叫婆姨們參加，她們不滿意，後來叫她們參加了，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揭發白在懷的兩面行爲上，提出了許多材料，在鬥了惡霸牛水斗以後，白在懷對牛表示「這回我可沒有對你提意見，」白在懷又對貧農喜明子娘說：「你要準備好，衆人對你有意見，要鬥你。」一共揭發了他七條事實，取消了白在懷的農會組長和會員資格。從此以後，男子漢再不說「婦女們不頂事」了，不管在貧僱農會或農民大會上，婦女們總是擠滿一炕，什麼問題她們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最近劉家曲貧僱農會發現地主鬥得不澈底，還吃好的，男女大小一齊集中去檢查，許多男人不注意的地方，婦女們都檢查到了。（沈毅）

對「老路」的報導及其變化問題

蕭風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寫了一篇「關於胡正同志的檢討及其他」，最後談到「副刊稿件時間性」問題，舉例是從去年十月四日「老路」的刊登問題上提出的晉綏日報編輯部對這一問題提出如下的意見：

「……老路工作的變化，不知變得更好了，還是變得壞了？作者未寫清楚。如果變得更好了，四日該文也可以看清楚，那是寫的今年春天的事情。這樣我們想不會犯什麼「客里空」；如果變壞了，這裏頭怕就有文章。……我們希望蕭風同志去被服廠把這個問題很好的研究一下……把這件情弄清楚，告訴大家，還看問題究竟在那裏。」

這裏應先把老路的眞實情況介紹一下。老路確是個貧苦農民出身，在舊社會受了很多壓迫和折磨，去年春起家中來信也確是翻了身。老路同志本人因受封建的壓迫與剝削，不識字，不會算數，參加革命以後，因本人學習差，文化程度也沒有提高。曾有這樣的事：譬如有人買他一件東西，給他五十元一張的票，他嫌少，給他一元一張的二三十張票他反高興。因此有些人常開他的玩笑，不重視他。至於他到被服廠幾年以來的工作，確是埋頭苦幹，他自己從來不犯紀律，並曾對破壞羣衆紀律的一個炊事員進行鬥爭，他確實具有貧苦農民的優良本質。但據從該廠領導方面調查，說他有冷熱病，祇能表揚，不能批評，順從着他的脾氣他就高興，工作幹的也有勁；假如碰了釘子，就耍態度、發脾氣，以至鬧得不工作，這也是幾年來一貫的表現。

自去年春起接到家信，他知道家中翻了身，工作情緒就更高了，頭一天接到家信，第二天不明就起來磨豆腐，這都是該廠驗人指知的事實。就在這個時候，我去被服廠工作，政指劉星向我介紹這段事，廠裏黑板報上也表揚過。伙房同志也反映老路不錯，於是我就找老路談了兩次。他也給我講述了他在舊社會受地主壓迫的痛苦經歷。材料收集後，我就回來參加當時的大生產，過了些時，才重新整理出來送給報社。那時正值老路羨慕家鄉翻了身，弟弟都娶了老婆，自己也想回家看看，上級沒允許他，因此就不高興，但還照常工作。有一次，他喂的豬亂跑到老鄉地裏去，趕不回來，氣的老路發了火，就打死一個。別人批評他，他說：「打死一個少一個，我已經打死啦，要怎辦就怎辦吧！看我不好就打發我走！」去年十一月四日登出老路的通訊，正是老路打死豬受批評不高興的勁頭還沒過去，有些人反映：「他還值得上報哩！」以上就是老路的眞實情況。

現在來檢討我這通訊應負的責任：無論在採訪及材料的處理上，都犯了片面性，看問題的毛病，當時有些人說老路好，我就沒有研究，他過去一貫如何，回來整理材料時，就片面的寫成「幾年以來，埋頭苦幹……」老路作的確實是艱苦工作，但也有他嚴的缺點。由於我對老路的報導缺乏質上好的一面，而沒有報導出他的缺點的一面，並說明舊社會所給予他的折磨，以致不識字、不識數和冷熱病等等，因而也就不能有力的說服和批評那些不從本質上認識和幫助老路，反而採取奚落的錯誤立場觀點。反而使稿子登出後發生了不好的影響，對老路和其他同志都沒有教育意義。原稿發表後，劉政指說我犯了「客里空」，我祇錯誤的認爲是時間性出問題。當時也沒有詳細問老路究竟有什麼變化，究竟爲什麼變了？（按：老路在本質上本沒有變壞，只是作者原介紹有些片面，以後又聽了某些人的反映，而引起自己思想上的模糊而已。這次深入調查研究之後，才算找出問題的關鍵。）以上是我的調查與檢討。

其次我想提出的是：該廠某些同志，對老路的看法欠妥當。老路同志是貧苦農民成份，在舊社會受盡了折磨和苦難，那時像他這樣一個人，是被拋棄、奴役、看不起的，在社會上沒有一點地位的。而在今天，這樣的羣衆，就是我們的主人。老路是基本羣衆出身，又參加了革命，他有好的一面，大家應當尊重他；他也有缺點，大家就應當幫助他克服。如果像在舊社會時一樣的鄙視他，那就值得檢查一下自己的立場。劉政指對這一問題也作了反省，他說：「老路在工作上，生產上確實不壞，報上登的也是事實。但以後教育不夠，雖在土地改革中，家庭翻了身，而階級覺悟仍未提高，在這一問題上我是要負責任的。」

大別山我軍結合地武 抗擊蔣匪垂死「掃蕩」

廿餘天來殲敵一千八連克十一城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五日電）鄂豫皖人民解放軍結合地方武裝，積極抗擊蔣匪對大別山區的所謂「掃蕩」「清剿」，先後廿餘日來，共殲蔣匪一千八百六十七名，攻克縣城十一座。這次蔣匪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從鄂東、蘇魯豫皖戰場抽調整十一師、廿八師、二十五師、九師一部等九個旅，並糾集原在大別山周圍的二十四個旅，共計三十三個旅，從十二月初起，分路向大別山進行所謂「合圍清剿」。至十二月廿四日止，各方戰況如下：（一）豫東南方面：三日至十六日，我軍在光山以西卬和砦、北向店及光山東南翠港、人和集、潑砦等地區，進行了四次反「清剿」作戰，殲蔣匪十師、十一師各一部。二十四日，攻克豫東南重要城市汝南，殲偽河南第六專署及保安團縣政府等全部。（二）鄂東方面：二日，我攻克重鎮宋埠，殲偽麻城縣政府九個保安大隊、九個鄉公所及一個義勇團。十六日，攻克英山縣城。在英山附近，擊潰英山保安隊四個中隊。（三）皖西方面：三日，我奔襲望江北的石牌，殲蔣匪保安隊一部。七日，攻克太湖。十一日，在霍山東南之中梅河殲蔣匪七四師五一旅及保安團等各一部。十二日，在霍山南之舞旗河殲土蔣一部。十三日，在望江以西柯家坦殲廿五師一零八旅一部。十四日，復在霍山南之河口寺，殲蔣匪廿五師一部。十三日，另部於六安西之姚李店，殲蔣匪四六師一部。同日，收復宿松，殲青年軍一部。十六日，解放宿松全城。與此同時，我平漢路西之桐柏、江漢兩軍區部隊，配合大別山之反掃蕩作戰，向桐柏江漢地區展開攻勢。桐柏軍區方面：二日晚在信陽南之柳林附近，平毀碉堡四座，殲匪交警隊一部，十五日攻克桐柏城，殲土蔣保安團大部。十七日，續克棗陽。江漢軍區方面：二十日，攻克天門、京山兩城及漢宜公路上重鎮仙市。二十二日，我以百五十里之奔襲，攻克鍾祥縣城，殲敵保安第二總隊及縣警大隊全部。廿二日，續克潛江。二十四日，在潛江南之直路河殲土蔣一部。綜合上述平漢路東西五個地區戰果如下：（一）斃傷蔣匪正規軍副團長以下七百五十餘名，俘據九十七名；斃傷土蔣保安隊長、縣長等以下七百五十名，俘據保安副司令以下二百七十名。（二）攻克太湖、宿松、英山、立煌、岳西、汝南、桐柏、棗陽、鍾祥、天門、京山等十一座縣城。（三）繳獲迫擊砲小砲及火箭筒共三十四門，輕重機槍一百零五挺，卡賓槍廿三支，長短槍四千七百六十八支，子彈十九萬六千餘發，砲彈七百餘發，汽車六輛，電台兩部，及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我大別山之「掃蕩」蔣匪 疲於奔命喪師減員

我南渡長江或西渡漢水已更爲方便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五日電）前綫記者於除夕分析大別山一個月來敵我軍事形勢說：蔣匪感於我各路大軍反攻深入到長江北岸，而江南游擊戰爭也隔江呼應，大有接應我大軍渡江之勢，嚴重的刺痛蔣管區的心臟，同時[illegible]感於隴海膠東的戰局接連遭到失敗，才不能不宣佈所謂「今後軍事重點轉到長江與黃河之間」，並隨即將他在隴海、膠東的整九師、一個旅、整十一師、廿師、新廿五師、整二十八師等，趕調大別山，並糾合其原在大別山之整七、整十四、十六、四十八、八十二、五十六、五十八、七十四、八十五、及青年軍之二零二、二零三等師，共計達三十三個旅之衆，於十二月一號開始了對我大別山區的所謂「掃蕩」「清剿」，這就是說蔣匪對大別山的所謂「清剿」「掃蕩」，是在沿長江驚雲，隴海膠東失敗，並公開宣佈和實際上從黃河大退，退到長江實施其戰略性的「重點防禦」的狀況下出現的。蔣匪對大別山的所謂「掃蕩」，直至今天，已經進行了一個月了，這一個月中，蔣匪有什麼作爲呢？得到了什麼呢？蔣匪曾經依照前日寇駐華派遣軍司令、今天仍在南京作蔣匪上賓及最高顧問的戰犯岡村寧次抗戰中對華北八路軍「掃蕩」的衣缽，部署和展開了他三十三個旅的兵力，然而由於蔣匪兵力的削弱和士氣的低落，由於大別山地形的複雜，特別是由於大別山人民三個月來已經與人民解放軍有着密切的聯系，在土地改革運動下，一致對敵鬥爭，使敵人一進到大別山，就像瞎子摸魚，到處遭到大別山軍民的打擊。老百姓的游擊戰爭與野戰軍結合起來，到處展開反「掃蕩」「清剿」的鬥爭，殺傷蔣匪人馬，使蔣匪不是前面挨打，就是後方受到打擊。立煌、太湖、英山、宿松、岳西等城被我襲擊，廣濟城青年軍的被我殲滅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被俘的蔣匪整十一師一一八旅的士兵說：「到這裏來，我們實在太苦了，天天走路，見不到老百姓，搶老百姓的東西吃，還要挨餓，挨打，不小心，就被你們民兵打死，特別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你們殲滅，所以誰個也想開小差。」這就是蔣匪軍自己最好的寫照。蔣匪對大別山的所謂「掃蕩」一個月來，並沒有得到什麼東西？如果得到了的話，那就是疲於奔命，到處撲空和喪師減員。蔣匪也曾企圖以平漢鐵路爲機動作戰的軸心，認爲這就可以阻止我軍的活動，但這只是一種夢想而已，在這一個月中，我軍不僅很快的向平漢路西之桐柏江漢區展開了我們的兵力，而且在那裏像秋風掃落葉似的接連打下桐柏、棗陽、新野、潛江、鍾祥、天門、京山、沔陽等縣城，殲滅那裏的土蔣匪，解放那裏的人民，威震江漢，使路東之蔣匪軍八十五師不得不倉惶調到路西應付。最近更由於我蘇魯豫皖、豫陝鄂各地野戰軍在平漢路南段破擊大勝利後，繼續向許昌、信陽間擴張輝煌的戰果，殲滅了整三師，並予二十師以殲滅性的打擊，這是蔣賊意料所不及的另一方面戰局的慘敗。現在，大別山區獲得我友鄰部隊的協同動作，在反掃蕩戰中，就更可以擴張戰果。至於今後南渡長江或西渡漢水，都更方便了。蔣匪在大別山區一個月的所謂掃蕩既是毫無所獲，遭到損失，而在平漢路西又損兵折將，這就更使蔣匪在大別山進退兩難，啼笑皆非了。對於大別山人民來說，這次蔣匪「掃蕩」中活生生的事實，又一次給人民證明了共產黨解放軍是真正幫助人民翻身和建立民主政府保護他們的，而蔣介石匪幫及其匪軍，卻是維護地主惡霸特務保甲統治，搶抓丁，壓迫和屠殺人民的兇手，只有堅決與共產黨解放軍一切合作，打倒蔣介石才是出路。一個月的事實，完全證明，在常勝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悟與大別山的人民和深刻的不覺好惹的。正在蔣匪中從大別山得到深刻教訓。劉伯承將軍說的好，他說：「儘管蔣介石匪幫在鍛鍊被斷點被包圍的教訓中日夜苦心焦急，想作到彼此兼顧，但蔣匪賣國的反人民的戰爭，在其精銳大大喪失之後，又復連串的被殲，無論如何，都是彼此都顧不着，彼此都要失敗的。」自然，我們還應該而且會認識仍然要繼續競競業業的注視蔣匪對大別山的活動，垂死的蔣匪必然要作垂死的掙扎的，因此，大別山全體軍民在一個月鬥爭勝利信心的基礎上，要更進一步樹立起頑強意志，更加強化人民游擊戰爭與土地改革的結合，及與正規作戰的結合，堅決粉碎蔣匪對大別山的垂死「掃蕩」。

解放運城補充戰果：我殲敵一萬三千餘人 繳獲各種砲八十七門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解放運城補充戰果，計斃傷蔣匪三六師一二三旅之二五零團團長安執中（前誤安知中）以下共三千三百餘人，俘蔣匪一八二團團長雷文清、閻匪五專署專員侯頫翰（前誤爲侯頫耀）以下九千八百四十四名。繳獲榴彈砲四門、九二式步兵砲二門、迫擊砲四十七門、六零小砲三十四門、重機槍四十一挺、輕機槍六百二十八挺、投擲器九個、九三式小火焰噴射器一部、步馬槍一千七百二十一支、斯登式美式衝鋒槍等七十七支、各種子彈六十萬發、炸藥二十箱、汽車一百五十輛、蔣幣二十七億元、食糧萬餘石。

解放運城安邑後 我軍機動力量增強

——晉南解放軍司令部發言人談稱——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發言人於我軍解放運城、安邑後，發表談話稱：去年九月，陳謝反攻大軍進攻潼關，胡匪即手忙脚亂，想從臨汾運城抽兵增援，但被我軍拉住後腿，並佔領了兩處飛機場，急得胡匪從陸地跑不了，從空中也飛不走。九月八日，我軍包圍運城，此時，正是陳謝大軍向南發展的時候，胡匪原定調赴隴海增援之三十六師師長鍾松所率的四個旅，只得又折回來增援運城，我軍乃集中主力，襲擊鍾匪，殲其三千七百餘人。十二月十七日，我軍繼續包圍運城，經三晝夜激戰，全數掃清該城障礙，迫使胡匪又東拚西湊，從隴海路上調來八個旅，於二十七日星夜兼程趕到陝州，但當晚我軍已對運城發動總攻，至二十八日拂曉，即全部解放運城。此次戰役，有力的配合了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對平漢、隴海兩路的破擊戰，同時也證明了我大軍打到外線後，我內線兵力還很強大，不但能拉住他，而且能反攻並消滅他。至此，發言人談到解放運城對解放整個晉南三角地區的意義稱：在軍事上，更增強了我軍的機動力量，南可控制隴海路，西可出擊關中，並更好的支援豫陝鄂解放軍的作戰。在政治上，摧毀了晉南反動勢力的巢穴，閻匪的三個專署、十六個流亡縣政府以及數千惡霸地主都被一網打盡，給晉南人民搬掉了一塊大石板，堵死一個大「防空洞」，爲土地改革準備了良好的條件。在經濟上，控制了可供豫陝三省大部地區人民食用的潞村鹽池，增加了人民的財富。對部隊來說，也是一個最大的考驗，鍛鍊了我軍不但能打運動戰，還能打攻堅戰，打陣地戰，不論士工作業、步砲工協同動作，都獲得了許多寶貴經驗。

上海各工廠 發生年關工潮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據各方消息，上海各工廠已發生年關工潮。英美烟草公司之頤中烟廠一萬二千工人，於上月二十日起開始罷工。海關職員亦於同日起怠工與絕食，並派代表請願。另有十二個工廠的數千工人，亦正在進行「罷怠」。職工們均一致要求改善待遇及發給等於兩個月以上工資的年賞，拒絕蔣匪當局所批准的只發一個月年賞，分兩期付款。據工人們稱：「薪水不夠我們吃飽飯，我們不得不放慢工作。」海關職員亦稱：「薪水不夠買適當的糧食，因此就不能希望我們『照常地』工作。」據蔣匪滬市政府於新曆年底宣佈十二月份生活費指數工人爲六萬八千二百倍，職員爲五萬八千六百倍，遠不及實際物價指數十四萬五千倍之二分之一，此消息傳出後，更激起工人們的極度公憤。

華萊士宣佈 同意參加總統競選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塔斯社紐約一日電：華萊士宣佈他同意被提名爲四八年總統候選人的演說，在美國政治生活上是一件大事。華萊士擁有相當數量的支持者，在工人、貧苦農民、黑人和知識分子中尤其如此。民主黨領袖恐懼華氏此舉將贏得成百萬農民的支持，這些選民在羅斯福時代是一貫支持民主黨的，但現在都認爲杜魯門的政綱與共和黨極少區別了。據合衆社訪自芝加哥報導：華氏演說發表後，伊利諾斯州進步黨黨員、加州進步黨、產聯運輸工人工會、美工黨衆議員馬肯托尼奧及「全國農民聯盟」主席巴頓等，均表示歡迎與支持。華氏三十日在密爾窩基招待新聞記者中，發表解釋其政綱的演說。華氏稱：關於新黨命名及副總統候選人問題，將在成立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並謂這個大會即可能在一二月內召開。在答覆他是否接受共產黨支持的詢問時，他說：他歡迎願意支持他的團體的支持。民主黨領袖雖極力解釋華氏此舉並不影響民主黨在將來選舉中的力量，但報界承認，華氏演說對於杜魯門再度當選的希望，是最嚴重打擊。

蔣介石賣國政府協助下 美經濟侵略長驅直入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綜合各方報導：美國獨佔資本之經濟侵略，在蔣介石賣國政府全力協助下，長驅直入。自八月間「關於外人來華投資及技術合作」的正式聲明後不久，即有中國環球烟草公司、「納爾遜」公司和安特遜・梅西有限公司等三家美商洽商來華設廠。環球烟草公司擬設捲烟廠，並直接從事種植與分配烟草。納爾遜公司擬設立製革廠及推銷其製品。梅西公司則擬在上海設立一機器工廠，製造電氣、醫療及其他設備。對此，蔣匪全國經委會副秘書長顧毓琇奴氣十足地供稱：「該會已立即核准此項申請」，並爲向美國主子邀功，得意忘形地對美半官方通訊社合衆社記者表示並希望「外國資本家將放棄彼等之懷疑，答應中國（蔣）之邀請」。充分暴露了蔣匪當局賣國媚外醜態。同時，美獨佔資本對華中、華南的侵略計劃，正在積極實施，如投資兩廣、湖南、湖北等省，其範圍包括開闢商埠、建立機器、電力、造船、化學、紡織、農業、漁業等各種輕重工業，僅投資於兩廣廿餘企業之金額，即達二億五千萬美元。美帝國主義並準備以一千三百萬美元，籌設及控制上海電力聯合公司。

更正

六日一版列登之蘇中渠挺南大捷稿中「渠挺到伍祜」及「渠挺和伍祜」兩語中之「到」字與「和」字，均係「南」字之誤。